

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曹日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一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科学,近代心理学是由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因之它的基本观点就不能不和资产阶级对人的基本看法有密切的关系。

在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然人”的概念,认为人的一切能力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思维、认识以至道德判断能力都已达到高度完善的地步。从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以至费尔巴哈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性”^[1]。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自然人的概念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资产阶级看到,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统治是大有好处的。现代资产阶级就把自然人的概念保存下来。杜林要使两个原始人创造出永恒的社会道德、法律。现代资产阶级的心理学一再企图证明:资本积累、战争侵略导源于人,乃至高等动物的本能!

对于本能问题现代心理学中有过不少的争论。把一切活动和心理状态包括集体活动、战斗、骄傲、自卑等等,都归之于本能的詹姆斯、麦独孤等人的说法。目前似乎信奉的人比较少了。但无条件反射在心理学中的地位还巩固得很。例如我们的教科书中说“心理现象,按它的产生来说,是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的有机的统一”^[2]。

如何理解心理现象是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的有机的统一呢?我想起哲学上的一条规律,“一切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在这一记忆现象里,哪是无条件反射的成分呢?它主要指的是有关的神经机能。

现代心理学中常把心理现象定义为“脑的机能、客观现实的反映”。把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当作神经机能的表現,是现代心理学的一种基本观点。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和资产阶级的认为人的一切能力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的自然人的概念,是有血缘关系的。

在普通心理学一书中写着:“心理现象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心理现象发生以后,就随着动物演化的阶梯而逐步发展,最后才产生了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也就是人的意识。”^[3]这里明白地说道,人的意识是自然发展史的产物。

普通心理学一书的作者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是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对它们的态度基础。由于实践活动,由于对客观事物的处理、运用,逐步扩展了人的认识的可能性,使人的认识、知识精确起来、丰富起来”。但在这里受实践活动制约的只是心理活动的内容,即人的认识、知识,至于认识的过程或心理过程和机制则“不随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变

化而变化。例如思维活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职业、不同阶级的人所从事的思维活动的内容不同,但思维活动的过程(如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综合达到概括性的结论)和思维活动的生理机制(如神经联系),则在古今中外凡是神经系统发育健全的人都是一样的。”^[4]

现代心理学把主要的研究任务放在心理过程,而又把心理过程看作神经或脑的机能的表现,所以实际上现代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是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例如,对视觉的研究着重的是光刺激的性质和网膜的感受性。对听觉的研究着重的是声音的物理性质和耳蜗感受的关系。对于思维,着重说明的是分析、综合过程,而分析、综合过程又是“脑的反射活动”。“生理的、神经的过程。”^[5]虽然承认“分析综合活动的基础在于实践活动。”但对不同水平的分析、综合活动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是很少论述的。

二

我们不能贬低对于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的研究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心理、意识、思维是人脑的机能、人脑的产物。列宁还曾指示科学的心理学家要“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6]这对于认识心理现象、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都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科学的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对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进行了研究。

但是,对于生理机制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心理活动的规律。无数心理学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对于遗忘用联系的消退、抑制等生理学概念,只能说明发生遗忘时生理的情况,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发生遗忘。即使应用前摄、倒摄抑制等概念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两部分识记内容之间发生干扰。在许多心理学文献中,在解释对一定识记内容的遗忘时,既用一些生理学概念,如大脑皮层机能状态、保护性抑制等;又用一些心理学概念,如心理状态、缺乏信心、过分紧张、注意涣散等^[7]。把心理的和生理的作为并列的两种原因是不合逻辑的。所谓过分紧张、注意涣散是否也有相应的大脑皮层机能状态呢?这和保护性抑制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研究一种心理现象时,应当用心理学的事实说明它的前因后果。在研究这种现象的生理机制时,才可应用生理学的概念。把生理的和心理的原因并列说明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二元主义的错误。

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心理的生理机制是使反映成为可能的物质基础或物质组织。至于如何反映或反映成什么,则决定于个体的经验,特别是社会实践。“书、熟、薯、树”四个字音,我国任何人都可分清楚,西方的汉学家都感到困难。从生理机制上可以说明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四声听觉的差别,但产生这个差别的原因,不在生理机制而在社会实践。

认识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人的思维能力是依靠世代累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8]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认识过程是否也依赖于社会实践呢?传统的心理学也正是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过程问题的。

现代心理学对于心理过程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是很少研究的，甚至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许多事实正证明心理过程是不能脱离社会实践的，它正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恩格斯说：“一个果核之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9]没有剖开一类的实践活动，思维中的分析过程是不可能有的。在人的记忆中，对材料的分类、分组是识记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人的经验是分类保持的，唤起过去的经验（回忆）要借助于经验的类别范畴。例如，有人问我关于记忆的规律，我就可以把我已有的关于这一类的知识回忆起来；有人问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我可以把属于昨天这一范畴内的经验恢复起来。人在记忆中能够对经验分类分组，是由于社会实践中有储存物资的分类分堆的经验。没有社会实践中的分类分堆，人在识记时对材料分类分组是不可想象的。在生活、生产资料极度贫乏的原始社会中，人在识记时也不可能对材料有内容丰富的分类、分组的活功。

人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是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0]“因为我们恐怕还差不多是处在人类历史的起端，而应该纠正我们错误的后代，比较我们能纠正其认识错误（而且时常对他们表示轻蔑的态度）的先代，将一定更要众多得多。”^[12]人的认识、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的发展显然不是同步的。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人的认识就可能有很大的发展，而认识能力和思维过程可能变化不大。但肯定思维过程在古今中外都一样，至少是一种武断的说法。

普通心理学由于它的“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心理过程认为主要是神经机能的表现，不理解心理过程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使它长期陷于“生物学化”的错误而不能自拔，对于心理的本质不能有正确的理解，对于心理过程的发展规律不能正确掌握，这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问题。

现代心理学重视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将来会取得更多的成就。但正如恩格斯在90多年前所提出的：“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11]思维有它的社会根源、社会意义，这是不能从生理过程中看出来的。思维过程、心理过程也有它们的社会根源，是不能从对生理机制的研究中获得理解的，而不理解心理过程的社会实践的根源，对心理过程的发展规律也就不能有全面的理解。

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再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1]“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13]。称阶级性为人的本质是因为它制约着人的一切思想行动。传统心理学由于它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主义”的，不理解人的心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对于人的本质、对于人的心理活动的阶级性，也就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个人从一个自然的实体（初生婴儿）到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合，正是整个的心理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心理学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对这个课题研究的积极成果，对我们今天对青少年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一定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传统心理学，由于它的错误的基本观点，对这个课题是没有、也不能进行研究的。

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客观现实是无限丰富的，有自然现象、有社会现象。在阶级

社会中所反映处理的事物,有和阶级利益直接相关的,有和阶级利益间接联系的。因之阶级意识对各种心理活动的影响和阶级性在各种心理现象上的表现,情况是异常复杂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性格是阶级性在个体上的具体表现,性格制约着人的活动。人的情绪大都是社会情境引起的,阶级性的表现异常鲜明。但传统心理学对于人的情绪、性格等不从阶级观点进行研究,而是尽力抽掉它们的阶级本质。对于情绪,主要仅从躯体外部表现和体内生理变化两方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在达尔文关于动物与人的表情的学说和詹姆斯-郎格的情绪学说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对于性格则企图区别无阶级差异的性格类型(气质类型、内向外向等)和性格品质(抽象的谦逊、勤劳、勇敢等),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提供依据。这些部分形成现代心理学体系中最荒谬、最反动的糟粕。

人对于自然现象的反映和对于知识技术的掌握,受其目的、兴趣的制约,人的目的、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自然现象的反映和对知识技术的掌握过程则不一定因阶级而异。例如具有不同阶级意识的学生会抱着不同的目的学习代数和运用代数的知识,但代数本身并无阶级性,掌握代数的过程也不因阶级而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人需要掌握的知识技术,天天增加,而学习的时间有限。如何使学生以有限的学习时间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这是当前教育心理学应当进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心理现象的某些特点是受自然规律制约的,例如两耳同时接受不同的讯息,常产生干扰,只能接收其中一种。又如对比不够鲜明的颜色(如褐面、黑字、金针的时钟)在稍有不利的条件下(距离大或照明弱时)不易辨别。人对客观事物感知、判断的效率,受经验、习惯的影响,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例如有的钟表面上,只有刻度,没有数字,对常用钟表的人,也可凭指针位置判断时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许多工程心理学的问题提到研究日程上来。例如各种仪表的表面结构(刻度的数字形式、颜色、指针的形状、数目等),多种仪表的组合(中央控制台、座舱等),操纵装置的形式、结构和仪表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研究。

学生的学习和操作者的工作都受其阶级意识的制约,如果学习积极性不高,任何良好的教材教法,也奏效不大;如果工作不负责任,任何仪表、操纵装置设计,也不能提高工作效率。政治思想工作在任何地方都要放在第一位。教育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的研究是在提高学生积极性和工作者的责任感的前提下,在教材教法或仪表装置方面找出提高学习或工作效率的具体途径。

我国的教育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都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在研究工作中要贯彻阶级路线,但不能说这两门学科中所研究的任何现象都是有阶级性的。心理学中研究的问题,什么是有阶级性的,什么是没有阶级性的,哪里要用阶级分析,哪里不能用阶级分析,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心理学研究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例如,即使研究一项工程心理学的问题,如一种仪表的指针数目,也要发动群众,总结使用经验。但还要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为地控制各种条件,比较不同的装置设计,如仪表的指针的数目,对操作者感知、判断的影响。并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这也可能是心理学的特点之一。

为使心理学能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必须对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坚决批判、抛弃它的“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心理学的理论任务是在解决认识过程的问题，它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基本观点。基本观点问题解决了，才能对有关的资料进行批判吸收，对心理学进行有成效的改进。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页。
- [2] 曹日昌主编：心理学。1963年，第28页。
- [3] 同上书，第78页。
- [4] 同上书，第11、14页。
- [5] 同上书，第230页。
- [6]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4页。
- [7] 潘菽主编：教育心理学，（1963年，讨论稿）第180页。
- [8] 毛泽东：实践论。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页。
- [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85页。
- [10] 同上书，第192页。
- [11] 同上书，第207页。
- [12]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联书店，1953年，第101页。
- [13]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附录：人的阶级性）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90页。

（1965年3月12日收到）

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学

陈元暉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任务和对象

把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是开始于本世纪初。美国人罗斯(Alsworth Edward Ross)在1908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同年,英国人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出版了《社会心理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就开始使资产阶级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之前,法国人达尔德(Gabriel Tarde)著有《模仿定律》(Les Lois de L'imitation, 1890)、《社会心理的研究》(Études de Psychologie Sociale, 1898)、《社会定律》(Les Lois Sociales, 1899)。黎朋(Gustave Le Bon)著有《群众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1899)。德国人施密孔兹(H. Schmidkuntz)著有《暗示心理学》(Psychologie des Suggestion, 1892)。馮德(Wilhelm Max Wundt)著有《民族心理学》(Volkerpsychologie, 1900)。美国人斯馬尔(Albion Woodbury Small)和文生特(George Edgar Vincent)合著《社会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 1894)。薛迪斯(Boris Sidis)著有《暗示心理学》(Psychology of Suggestion, 1898)。这些著作的内容,均为以后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此时社会心理学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斯馬尔和文生特合著的《社会学概论》中,社会心理学只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被包括在一般社会学著作中。罗斯和麦独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自他们两人的著作出版以后,社会心理学的著作就日益增多,爱尔烏德(C. B. Ellwood)的《社会心理学导论》(1917),杜威的《人性和行为》(1922),奥尔波特(F. H. Allport)的《社会心理学》(1924),包格达(E. S. Bogardus)的《社会心理学要义》(1924),邓拉普(K. Dunlap)的《社会心理学》(1925),白乃德(L. L. Bernard)的《社会心理学导论》(1926),陶勒士(R. H. Douless)的《社会心理学》(1928),埃威尔(B. C. Ewer)的《社会心理学》(1929),甘托尔(J. R. Kantor)的《社会心理学大纲》(1929),墨契生(C. Murchison)的《社会心理学》(1929),楊京伯(Kimball Young)的《社会心理学》(1930),墨飞(G. Murphy)等著的《实验社会心理学》(1931, 1937),傅尔森(J. K. Folson)的《社会心理学》(1931),賴比尔(R. La Piere)和范斯韦(P. Farnsworth)合著的《社会心理学》,蓝哈德(J. M. Reinhardt)的《社会心理学》(1938),就相继出版。社会心理学书籍就充斥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市场上,社会心理学成为大学社会学系课程中的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心理学的著作,多数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写的,如达尔德、斯馬尔、爱尔烏德、罗斯、蓝哈德、文生特、傅尔森、包格达、白乃德等人都是社会学家。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为什么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而大加宣传呢?这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对资产阶级社会学提